

1940年的一天,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在他重庆的办公室里接到消息,他亲自派往延安的特务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了活的。他破坏陕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一次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对他来说,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奇耻大辱!

他不明白:“人员是自己亲自委派,没有通过情报处;电台也是自己亲自布置,没有通过电讯处。共产党怎么可能知道呢?难道我身边也有……”他不敢往下想。一股凉气从脚底冒上来。戴笠万万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已经截获了他发给胡宗南的绝密电报。

来自军统心脏的投诚

这封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情报正是从军统内部流传出来的。在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监察科工作的张蔚林和在重庆任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的冯传庆,在看到国民党大后方和军统特务机关内部的种种黑幕后选择了向共产党投诚。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1939年10月,在叶剑英介绍下,张蔚林、冯传庆二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重庆的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也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位于重庆市郊一处红色岩石之上,所以又称红岩。这里的机关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对内是中共南方局,领导着西南、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人就是在这里领导着大后方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的。南方局设有军事组,叶剑英兼任组长。

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设在重庆两路口浮图关下的遗爱祠,从这里发出的电讯,指挥着其在海内外的数百个秘密情报组织和大量秘密特工。

在国民党这样一个核心要害部门中发展的共产党员,其作用和意义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卫戍区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台,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好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

由于张蔚林、冯传庆两人的工作非常重要,更为保证安全,叶剑英决定由他人代替他们送情报。18岁的姑娘黎琳便成了最佳人选。黎琳原名余薇娜、余家英,学名余硕卿,去往延安路上先后改名余慧琳、黎琳。到重庆后改名为张露萍。她出生在四川省崇庆县,父亲是川军军长余安民。在接受任务之前不久,刚刚和马列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李清结婚两个月。由于她是由延安派到重庆来帮助开展地下党工作的,叶剑英便根据她的个人情况和背景,派黎琳担任国民党军统电讯中心地下党特支书记,由南方局军事组直接领

导,单线联系。1939年深秋的一天,黎琳告别新婚不久的爱人,踏上了新的征程。

来自重庆的流言

中共南方局给黎琳规定了三项重要任务:一、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

为了便于工作,不致引起敌人注意,组织上决定让她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作掩护,将原名黎琳改为张露萍。并让张蔚林从军统宿舍搬出来,以“兄妹”的名义和她一起住在牛角沱的两间平房。为了避免特务盯梢,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并不直接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而是通过四德里的一个古老小巷里的联络站进行。

张露萍的公开身份是一个无所事事,喜欢吃喝玩乐的富家女子,那么演好这个身份就需要下一番工夫了。南方局军事组还亲自对其发式、服饰等予以精心设计,使她尽量适合当地环境,看上去就像一个时尚摩登的年轻女性。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张露萍背上了“叛徒”的骂名。

由于张露萍工作的特殊性,除了重庆的人以外,她不能跟任何人有联系,包括跟自己的丈夫李清。她唯有通过水果糖方式给远在延安的丈夫传递自己的消息。从她离开延安到传出她判决这段时间里,张露萍曾托人给李清带回去两包丈夫最爱吃的水果糖。虽然包裹里不能留下任何只言片语,但丝丝入口的清甜,让李清一直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妻子绝不是别人口中的叛徒。

一支真空管导致全军覆没

正是由张露萍领导的地下党小组发回的重要情报,对于打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党中央就是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准确情报,及时捕获了由戴笠亲自派遣的潜入延安的特务小组。

不仅如此,张露萍领导的特别支部,除原有的张蔚林、冯传庆之外,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室等都有了地下党,国民党的秘密消息怎能不走漏呢?

面对一连串的“泄密”,戴笠开始怀疑:“难道军统内部真的有人通敌?”他立即和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密商,对全局人员进行一次普审,尤其是电讯、机要处室,不论是头头还是一般人员,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

拘后审。

1940年4月,张露萍经组织批准回家探亲。当时,张蔚林在机房值班,碰巧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遂把

国柱、王席珍在内的“牛角沱七人小组”全部被擒。

“军统电台案”发生后,山城重庆的军统电讯总台,像挨了一颗重磅炸弹,几乎瘫痪。停止收发报,更换密码,武装特务封锁了进出口,将所有

人员挨个查问。“军统电台案”也让蒋介石万分震惊。戴笠更是气急败坏,一向以为组织严密、牢不可破的军统局内部,竟出了这样的事!此后,他曾懊丧地对一位亲信说:“这是我一生中的奇耻

大辱,是我同共产党斗争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被捕后仍巧妙送情报

被捕后的张露萍等被关在军统稽查处看守所,她意识到敌人将会进一步采取行动。为了抢救同志,她机智地想出了一个办法。看守所所长毛列是戴笠的小同乡,自恃不同于一般的同级特务,遇事可以“招待”,再加上他并不了解案情背后的实际情况,只知道张蔚林兄妹被捕的原因是因为烧坏了一只真空管,属于工作上的一点过失而已。

张露萍正是看准了他的这个弱点,她让张蔚林送给毛列50块钱,请他帮忙送一张条子到四德里。条上写着:“表姐,姑母住院病危,望速去照顾,妹萍”。毛列并没看出异样,以为是小事,收下钱,当天下午就把条子送到了。

第二天,等戴笠派了大批特务去抓人时已是人去楼空。随后戴笠发现是由于毛列送去了一张条子,秘密机关人员才转移的情况时,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将毛列处决。张露萍被捕后戴笠亲自主持了对她和张蔚林、冯传庆等7人小组的审讯。但是,经过数次审讯,尽管戴笠绞尽脑汁,先是花言巧语,威逼利诱;不行就酷刑拷打,肉体摧残。张露萍始终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冯传庆还一把撕碎了特务们替他写好的“自首书”。

黔驴技穷的戴笠命令司法科科长余铎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暂不执行。后经蒋介石批准,他们7人以“军统特别严重违纪分子”的罪名被囚禁于白公馆。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白公馆被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在一间长不及两丈,宽没有一丈的监房里关着17个人。监房内的十六七个人每天只有两担水。吃喝洗碗,刷牙洗脸,洗衣洗澡,洗马桶等,统统由这两担水开支。水成了宝贝,新鲜空气更是宝贝!屋里的汗气、炭气、霉气、尿臊气等等,使人窒息!

然而,除了这些生活条件不堪忍受外,张露萍他们还面临着来自狱中

难友的精神压力。在息烽集中营,原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和中共西川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等同志秘密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当张露萍7人被押到息烽时,车耀先一眼就认出了这个自己亲自送去延安的女孩。然而,当车耀先利用一切机会和张露萍接触时,她却总是尽量回避;原来张露萍始终谨记南方局的要求,不与其他党组织发生关系,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息烽集中营,张露萍等7个人一直被狱中的共产党员看做是国民党的军统违纪分子。这也是张露萍一直蒙冤近40年的原因之一!

死后蒙冤40年

1945年初夏,戴笠由重庆到贵阳,曾在息烽短暂停留,刚坐下就接到军统本部的急电报告,说军统西安看守所发生了中共党员牛子龙领导的越狱暴动事件,打死警卫和看守多人。

戴笠当即下令对这里囚禁的“政治犯”分批秘密处决一部分。6月下旬,戴笠由重庆给周养浩发来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就地处决,报局备案。”

1945年7月14日上午,监狱看守通知张露萍收拾行李,说有专车送她和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7人到重庆开释。张露萍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她从从容地取出自己的小皮箱,换上了从延安回来时穿的那套咖啡色连衣裙,戴上了红宝石戒指;最后,张露萍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后,毅然转身,大步朝刑车走去。汽车行驶到离息烽县城3公里处的快活岭,在军统被服仓库前停了下来,张露萍等7人下车后枪声就响了起来。张露萍牺牲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然而,由于张露萍等7人从事的是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狱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解放后,她化名张露萍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迹一直不为人所知,更是与烈士资格无缘。相反,由于前面提到的种种谣言,在张露萍牺牲后近40年的岁月中,一直背负着“叛徒”的骂名。

1983年,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中共贵州省息烽县委分别从落实政策和党史资料征集的不同角度,派出专人内查外调,叶剑英等很多同志都亲笔写了证明材料,这才还了张露萍他们7人一个清白。

在彻底查清张露萍七烈士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有关部门为烈士正了名,平了反。1985年春天并为他们竖立了烈士纪念碑。张蔚林等6人被评定为烈士,张露萍则被列为中央一级革命烈士。1985年的春天,在贵州息烽快活岭,已经白发苍苍的李清第一次来到张露萍的墓前为她扫墓。此时,已距他从延安送别黎琳的那一天过去了45年。

据《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二)》

震惊蒋介石的军统电台案

由于张露萍等7人从事的是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狱中也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解放后,她化名张露萍领导军统电台特支的事迹一直不为人所知,更是与烈士资格无缘。相反,由于种种谣言,在张露萍牺牲后近40年的岁月中,一直背负着“叛徒”的骂名。



左边为17岁时的张露萍

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随后张蔚林擅自逃离禁闭室,直奔周公馆汇报情况。南方局组织上分析认为,烧坏真空管只是工作上的过失,最多受点处分,张蔚林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此事。

然而,与此同时,戴笠听说张蔚林逃跑后,已经产生了警觉,立刻派人搜查他的宿舍,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局在各地电台配置及密码的记录本,一本张露萍的笔记和一张七人地下党小组的名单。等到张蔚林跑回来时,立即被捕。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知身份泄露后,迅速地翻墙逃出了电台大院,跑到周公馆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当即决定让冯传庆化装成商人,连夜过江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不要回重庆。然而,冯传庆刚刚渡江后,还是不幸被埋伏的特务所抓获。

就在南方局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的前一刻,张露萍先接到了戴笠以张蔚林名义给她发的“兄病重,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南方局军事组收到电报后,知道张露萍中了军统局设的圈套,赶快派人到车站守候,希望能够营救张露萍。但是,当张露萍在两路口车站一下车,立刻就被守候的特务逮

捕。这样,包括赵力耕、杨洗、陈



重庆市渝中区曾家岩50号周公馆